

弘一大師圖論之六： 四大高僧中的弘一大師

陳星

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國現代佛教史上，弘一大師與印光、太虛、虛雲三大師並稱為現代四大高僧。他們之間有何交往，彼此之間的道誼因緣如何，這似乎還未作詳盡的探索研究。本文先將視角置於弘一大師的行持，就弘一大師與另三位大師間的道誼作一研究。

弘一大師與太虛大師

弘一大師出家後，隨著他在律學研究上不斷深入，在以書弘法中廣播佛種，他在佛教界的影響也在不斷擴大。他於一九二六年夏與弘傘法師一起去廬山，參加金光明法會，又寫經數種，其中《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寫得含宏敦厚，饒有道氣，被太虛大師推為近數十年來僧人寫經之冠。[註 1]太虛大師欣賞弘一大師，而弘一大師亦十分推崇太虛大師。也就是在弘一大師從廬山回杭州的幾個月後，即一九二七年初，杭州發生了一次鋒頭不小的「滅佛事件」。時值北伐初成，政局未定，「革命」二字甚是時髦，一些偏激的青年義氣用事，高唱滅佛之議，甚至鼓吹毀寺驅僧，勒令還俗。這種議論其實也已在上海、南京一帶蔓延開來，印光、圓瑛等高僧也已向當局交涉，而在杭州，能挺身而出與之抗爭的，也只能數弘一大師了。他此時正在吳山常寂光寺閉關，面對外界的喧囂，他主要從兩方面著手交涉。一方面，他破例出關，召集部分在杭州鼓吹滅佛論的青年到常寂光寺座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開導說服；另一方面，他寫信給地方黨政要員，而這些人中，蔡元培曾是他的老師。經亨頤、馬夷初、朱少卿等是舊友。他的信，寫得有理有節：

舊師子民、舊友子淵、彝初、少卿、鍾華諸居士同鑒：

昨有友人來，謂仁等已到杭州建設一切，至為歡慰。又聞子師等在青年會演說，對於出家僧眾，有未能滿意之處。鄙意以為現代出家僧眾，誠屬良莠不齊。但仁等於出家人中之情形，恐有隔膜。將來整頓之時，或未能一一允當。鄙意擬請仁等另請僧眾二人為委員，專任整頓僧眾之事。凡一切規畫，皆與仁等商酌而行，似較妥善。此委員二人，據鄙意，願推薦太虛法師及弘傘法師任之。此二人，皆英年有為，膽識過

人，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富於新思想，久有改革僧制之宏願，故任彼二人為委員，最為適當也。至將來如何辦法，統乞仁等與彼協商。對於服務社會之一派，應如何盡力提倡（此是新派）；對於山林辦道之一派，應如何盡力保護（此是舊派，但此派必不可廢）。對於既不能服務社會，又不能辦道山林之一流僧眾，應如何處置；對於應赴一派（即專作經懺者），應如何嚴加取締；對於子孫之寺院（即出家剃髮之處），應如何處置；對於受戒之時，應如何嚴加限制。如是等種種問題，皆乞仁者仔細斟酌，妥為辦理。俾佛門興盛，佛法昌明，則幸甚矣。此事先由浙江一省辦起，然後遍及全國。弘傘法師現在住裡西湖新新旅館隔壁招賢寺內。太虛法師現住上海（其住址問弘傘法師便知）。謹陳拙見，諸乞垂察。不具。

弘一，三月十七日

昨聞友人述及仁者五人現任委員。此外尚有數人，或係舊友，亦未可知。並乞代為致候。[註 2]

前述太虛大師曾對弘一大師之寫經給予高度評價，而弘一大師亦願意推薦太虛大師負責整頓佛教環境。這可說明中國現代的這二位高僧，彼此之間是極為尊重的。在弘一大師的努力下，杭州的滅佛論調終於平息。

弘一大師曾和太虛大師合作過一首〈三寶歌〉。「三寶」指的是佛寶、法寶和僧寶。這是一首弘揚佛教的歌曲，由弘一大師作曲，太虛大師作詞的。兩位佛門高僧合作寫歌，一直被後人傳為美談。

〈三寶歌〉又稱〈三皈依歌〉，太虛、弘一兩位受人景仰的高僧一個作詞，一個譜曲，實可謂珠聯璧合。



曾對弘一大師之寫經給予高度評價的太虛大師

〈三寶歌〉大約作於一九三〇年初。當時，弘一大師到福建南安小雪峰過年，適逢太虛大師也到那裡度歲。於是，應諸法師之請，他倆逐開始合作。〈三寶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人天長夜，宇宙黢暗，誰啟以光明？三界火宅，眾苦煎迫，誰濟以安寧？大悲大智，大雄力，南無佛陀耶！昭朗萬有，衽席群生，功德莫能名。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

二諦總持，三學增長，恢恢法界身；淨德既圓，染患斯寂，蕩蕩涅槃城！眾緣性空唯識現，南無達摩耶！理無不彰，蔽無不解，煥乎其大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

依淨律儀，成妙和合，靈山遺芳型；修行證果，弘法利世，焰續佛燈明。三乘聖賢何濟濟！南無僧伽耶！統理大眾，一切無礙，住持正法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

三段歌詞，各有歸旨，莊嚴而神聖地再現了佛教徒皈依時的寬宏心境和堅定意志。每段歌詞的結尾處再三強調的「今乃知……信受勤奉行」！如同一個人生宣言，它是佛教徒們在宣告：大徹大悟、濟世利生的生命開始了。

弘一大師的曲共二十四個小節，音調平和，節奏方整、徐緩，其大調式的旋律可以在詠唱之時產生莊嚴崇敬的心情。歌曲結尾處是在高八度的主音上完成終止的，但音調升高並非意味著感情衝動，而是內心得到感化，從而嚮往皈依之情更為熾烈。這也是像兩位高僧大德對中國佛教的敬業和全身心投入的具體體現。

〈三寶歌〉一經創作，即成了當時泉州慈兒院兒童早晚禮佛時的讚歌，太虛大師還題贈一偈：「聖教照心，佛律嚴身，內外清淨，菩提之因。」後來，此歌又在《海潮音》等佛教刊物上發表，又由法尊法師譯成藏文。再經塵空法師為此歌撰寫了緣起和廣釋。如今，〈三寶歌〉已成了在佛教界內外廣泛傳唱的弘法歌曲。

弘一大師和太虛大師合作〈三寶歌〉，其合作的過程如何？是弘一大師先作曲，還是太虛大師先作詞？如今論者說法不一。台灣西蓮淨苑的慧觀法師在撰寫〈弘一大師與「三寶歌」〉[註 3]一文的過程中也專門探索過，她在文中列出了兩種說法的例子，可作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從目前的史料可知，自一九二六年起，弘一與太虛有了因緣。弘一大師大約從一九二七年起開始重新作畫。有意味的是，弘一大師在重新作畫的一開始，其作品居然是山水畫。目前我們可見弘一大師於一九二七年創作並贈送給他的老朋友夏丐尊先生的山水長卷，風格清逸淡雅，水準極高。弘一大師作山水畫，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讚歎的事情，無獨有偶，也就是在這一年，在太虛



太虛大師山水畫——〈溪畔不聞鐘〉

弘一大師「山色組圖」之一〈清涼歌·山色〉



大師的筆下也出現了一幅極為難得的山水畫〈溪畔不聞鐘〉。太虛大師的畫技當然不如弘一大師，但這位從來都不以畫家身分出現的太虛大師居然也有了山水畫作。我們不能妄論兩位大師作山水畫是否有一定的必然關係，但作為一種現象，值得回味。弘一大師在與太虛大師合作了〈三寶歌〉後，於一九三一年又應夏丐尊、劉質平的請求作了五首「清涼歌」（一九三六年由開明書店出版）。在創作「清涼歌」的同時，弘一大師還畫了一組「山色組圖」（六幅）。其中第一幅有「清涼歌」之一〈山色〉的部分歌詞。為什麼弘一大師只作了六幅「山色組圖」而未作其他幾首歌的圖呢？筆者以為很好解釋，即〈山色〉是具象的，容易用畫的來表現，而其他幾首如〈清涼〉、〈世夢〉、〈花香〉、〈觀心〉都是抽象的，不易用畫來表現。弘一大師的「山色組圖」技法嫻熟、意境空靈，有一幅上還繪有僧人在山中坐禪的情景，就其精彩絕倫的藝術和文化價值而論，實堪稱國寶。

弘一與太虛二位大師在福建見面的機會較多。默如在〈七十自述〉一文中曾介紹：

他如（太虛）大師（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閩院）講瑜伽真實義品時，弘一律師逐日無間親臨聽講，余亦記集成冊。[註 4]

一九三〇年，太虛大師也有偈句贈與弘一大師：「聖教照心，佛律嚴身。內外清靜，菩提之因。」弘一恭敬聽取太虛大師講《瑜伽真實義品》，這表現出了他對太虛的尊敬。而太虛對弘一大師的評價亦十分之高。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弘一大師在南普陀寺參加了太虛大師主持的常惺法師受請住持典禮歡迎會。會上，太虛大師曾致歡迎詞：

今天是南普陀、閩南佛學院，開會歡迎常惺法師和弘一法師的一天……弘一律師在中國僧伽中可說是持戒第一。其道德與品格為全國無論識者不識者一致欽仰，為現代中國僧伽之模範者，這是我們表示不勝歡迎的。[註 5]

太虛大師此評價可謂高矣。

弘一大師與印光大師

淨宗導師印公老人法相之一



在現代僧人之中，弘一最崇拜的是印光大師。弘一大師這樣說過：「朽人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唯印光法師。」他又引述永嘉周孟由語說：

「法雨老人，稟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雲谷，憲章靈峰（明滿益大師），步武資福（清徹悟禪師），弘揚淨土，密護諸宗。明昌佛法，潛挽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二百年來，一人而已（因明代蓮池後，法化之廣，未有如師者）」誠不刊之定論也。
[註 6]

早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弘一大師就與印光大師有了交往。目前能見到的印光大師最早給弘一的一封信就是這個時候寫的。從信中可知，弘一最初學佛的時候就已得到了印光大師的指點。信中說：

昨接手書並新舊頌本，無訛，勿念。書中所說用心過度之境況，光早已料及於此，故有止寫一本之說。以汝太過細，每有不須認真，猶不肯不認真處，故致受傷也。觀汝色力，似宜息心專一念佛，其他教典與現時所傳布之書，一概勿看，免致分心，有損無益。[註 7]

弘一大師從內心裡講是希望成為印光大師的弟子的，但當時印光大師則不蓄剃度弟子。一九二二年，弘一大師致書陳情，印光謙詞不收；一九二三年，弘一大師又於阿彌陀佛誕辰之日在佛像前「臂香」拜師，即在自己的胳膊上用香火燒成戒記，以表示求師心誠，希望藉得三寶的慈力徵得印光大師的同意。結果印光仍是遜謝。一直到了這一年的年末，弘一第三次竭

誠哀懇，這才得到了印光大師的同意，破例收為弟子，以結法緣。隨後，印光大師就邀請弘一來其身邊小住，這就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弘一大師赴普陀山參禮印光大師之行。

弘一大師來到普陀，拜師於法雨寺，並在那裡住了七天。在這七天的時間裡，弘一大師自晨至夕皆在印光大師身旁，觀察他的一言一行，並一直銘記在心裡，成了他日後的行為準則。後來，弘一在泉州檀林福林寺作過一次題為〈略述印光大師之盛德〉[註 8]的講演，他說道：印光大師「生平不求名譽，他人有作文章讚揚師德者，輒痛斥之。不貪蓄財物，他人供養錢財者至多，師以印佛書流通，或救濟災難等。一生不蓄剃度弟子，而全國僧眾多欽服其教化。一生不任寺中住持監院等職，而全國寺院多蒙其護法。各處寺房或寺產有受人佔奪者，師必為盡力設法以保全之。故綜觀師之一生而言，在師自己決不求名利恭敬，而於實際上能令一切眾生皆受莫大之利益」。為此，弘一又把印光大師言行中能為常人所學之處列舉如下：

淨宗導師印公老人法相之二



(一)習勞

大師一生最喜自作勞動之事。余於民國十三年曾到普陀山，其時師年六十四歲。余見師一人獨居，事事躬自操作，別無侍者等為之幫助。直至去年，師年八十歲，每日仍自己掃地，拭几，擦油燈，洗衣服。師既如此習勞，為常人作模範，故見人懶惰懈怠者，多誠勸之。

(二)惜福

大師一生，於惜福一事最為注意。衣食住等，皆極簡單粗劣，力斥精美……師每日晨食僅粥一大碗，無菜。師自云：「初至普陀時，晨食有鹹菜，因北方人喫不慣，故改為僅食白粥，已三十餘年矣。」食畢，以舌舐碗，至極淨為止，復以開水注入碗中，滌蕩其餘汁即以之嗽口，旋即嚥下，惟恐輕棄殘餘之飯粒也……

(三)注重因果

大師一生最注重因果。嘗語人云：「因果之法，為救國救民之急務，必令人人皆知，現在有如此因，將來即有如此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須於此入手。」大師無論見何等人，皆以此理痛切言之。

(四)專門念佛

大師雖精通種種佛法，而自行勸人，則專依念佛法門。師之在家弟子，多有曾受高等教育及留學歐美者，而師決不與彼等高談佛法之哲理，唯一一勸其專心念佛……

弘一大師對印光大師衷心追隨，他自己是把這些常人所能學者不折不扣地學了過來，並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一一加以實行。

關於弘一大師與印光大師的來往，葉聖陶在〈兩法師〉[註 9]一文中有過十分形象的描述，而這些描述也從一些具體的情節中使人們對兩位大師的特點有所感悟。葉聖陶在文章中寫道：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裡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那房間裡，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著，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裡肅然。有些人以為弘一法師當是和尚裡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著亮光；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略微皺癢：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葉聖陶文章中還介紹了兩位法師間的一些對話，皆體現了弘一大師對印光大師的無比敬重。

這也不難理解。倘若弘一對印光大師不是這般敬重的話，他何以會「臂香」拜師呢！

印光大師也為弘一手書《佛說梵網經》題過詞：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究竟如是，必圓佛乘。

弘一大師與虛雲大師

目前能見的到弘一大師與虛雲大師交往的資料只有一條。一九三〇年，弘一大師住錫寧波白衣寺。此時夏丏尊也在寧波辦事，住甬江旅社。夏丏尊在旅社裡，意外的遇見了當年在浙一師裡的同事錢均夫。

以一身而繫五宗法脈的禪宗大德——虛雲大師



錢均夫是吳越錢肅王的後代，浙江杭州人。他早年在日本留學，回國後曾在教育部供職，後又任教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這時的錢均夫，已經皈依了諦閑法師，法名顯念，人稱顯念居士。老友相見，二人都十分高興。夏丏尊告訴他，弘一大師也在寧波，正住在白衣寺，問他是否要去相見。錢均夫一聽弘一大師也在寧波，迫不及待地就要讓夏丏尊第二天就帶他去見。第二天早晨，夏丏尊帶著錢均夫來到了白衣寺。



對於多年未見的同事，弘一大師居然一眼就認出了錢均夫。可錢均夫見了大師，倒是十分驚異。十多年不見了，眼前的這位昔日風度翩翩的李叔同，儼然像一位天師，他一身袈裟，光腳穿著草鞋，站在那裡宛如鶴立。弘一大師聽說錢均夫已皈依三寶，以為這是走上了一條光明之路。弘一大師告訴他現在正好趕上兩件事：一是諦閑法師正在觀宗寺講經，應該抽時間去聽聽；二是「應到天寧寺參謁由滇省來遊的虛雲老法師。此老法師入定可以到二十一天之久，為目前海內所不易遇見者」[註 10]。弘一大師的建議，錢均夫都照辦了。而在另一方面，此時白衣寺主安心頭陀也以為虛雲、弘一二大師同時在寧波的機會難得，於是他就就在寺中設齋供養，歡迎虛雲大師來寺裡指導，並安排他和弘一大師合影紀念。參加合影的人除二位大師外，尚有文質、安心頭陀、黃寄慈等。照片上的題記曰：

寧波白衣寺歡迎虛雲老和尚暨弘一法師攝影，以志紀念，時在庚午仲夏。

這張珍貴的照片載一九三一年《海潮音》月刊第十二卷第十二期。

【註釋】

[註 1] 見蔡巧因，〈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載《弘一大師永懷錄》（大雄書局，一九四三年）。

[註 2] 見《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第一九三頁。

[註 3] 此文載「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學術文叢」《弘一大師藝術論》一書（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月）。

[註 4] 見香港《內明》雜誌（一九七五年）第四十一期，第二十九頁。

[註 5] 見《現代佛教》第五卷第八期（一九三三年四月）。

[註 6] 弘一大師致王心湛信，見《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第一四七頁。

[註 7] 見林子青編，《弘一法師年譜》（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

[註 8] 弘一大師，〈略述印光大師之盛德〉，見《弘一大師全集七·佛學卷(七)、傳記卷、序跋卷、文藝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三八〇頁。

[註 9] 葉聖陶，〈兩法師〉，載《未厭居習作》（開明書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註 10] 見錢均夫，〈悼弘一師〉，載《弘一大師永懷錄》（大雄書局，一九四三年）。